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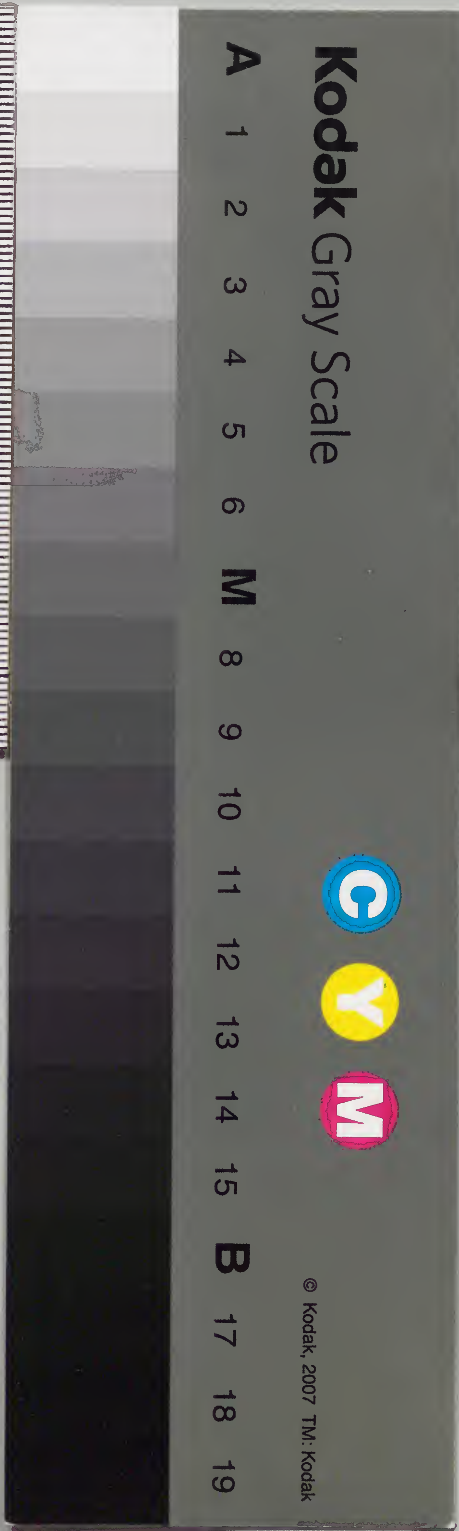
御製
五倫書

二十七、二十九



庫文閣内		
九	九	漢
一	七	書
二	五	
二	四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8)
函號	299 121



臣道

御寶善行

典禮

漢對孫通說高祖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

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變

所能行者通遂與所徵魯諸生及帝左右與其弟

餘人為綿蕞野外習行之月餘言於帝曰可試觀矣

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趙熹光武崩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

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
無叙憲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主以明尊卑時藩國
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憲乃表奏謁者將護分
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禁
肅然

晉華恒元帝時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之
彛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漢獻帝居
於此脩立
荀悅

晉書紹中宗

式

孝
不系談

賈曾為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於魯長后氏禘黃帝

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

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

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

嘗合祭矣時以曾言為然

張九齡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

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

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

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太考之于經義或未通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宋陳靖直史館淳化四年正月太宗以南郊禮

光殿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

見近年中

於殿兩

趨馳就再

先後不

先

瀆自兵

四方間雖奉

祭於所隸

孫固為少府果議尊僖祖為始祖

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

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

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

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意韓琦見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祭至素

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

將以開樂置宴願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
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元拜任英宗時為中書左丞相初世祖始立太廟於太

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任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

郊廟祭祀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至治二年春

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

首崇天門致齊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

外肅然明日宮鼓又入正萬姓登觀拜

賀於大明殿

吳澄英宗至治

引三

次命集議之

古者天子七廟

廟為穆昭穆

書六部夫省書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

古乎

劉闡至正間為太常博士順帝將南郊告祭太廟至

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闡對曰寧宗雖弟其

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

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國朝崔亮為禮部尚書奏言禮所以辨上下防奢僭也今

喪葬之禮自公侯鄉大夫至於士庶各有等第然其間

儀制上得以蕪下下不得以僭上方雖有餘不許過度
力不及者稱家有無不拘常例朝廷從其言

典銓

三國魏毛玠初為曹操東曹掾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
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
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
服不敢過度

陳群為吏部

書之帝正策元年

立九品

郡之賢有識

力以上歲

十餘年每

甄拔人物

稱山公啓事

舉聞編次

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典選之

數人互有得失表叔德况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惜而

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

名責實新舊參舉皆虛必擢門閥不考之前後最

折衷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而應如

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

談風月不殖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不審直
雖致停緩時進用多稱侍即高考基鑒賞機悟清慎
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
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

唐裴行儉有_レ人物之鑒凡遇賢俊無不甄擇高宗時

校司列少常伯以選人益多總章二年始與

仁禕設長_レ銓注之法又定_レ則

高下其後_レ者大

以身言書

高下

言身便

射乃上門

者駭下既

告身凡試_レ科謂之人等甚拙者謂之

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

官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

寸半凡十舉後手持負米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

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

以下四考為滿

魏委同高宗時為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

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

無後類以

即省之侍

受旨奉行

翹關

七尺徑

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
 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有州
 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
 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
 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
 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暗阿私之
 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

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舊
 官冊授五

擬文屬吏部

之未幾

以下教授

銓侍郎

宋璟等皆

選者周

事精明其

塞而流品有叙

崔祐甫德宗時拜中書侍郎初元載用事非賄謝不
 官刻塞公路細紀大壞載誅揚綰相亦幾卒常袞當
 懲其弊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
 甄異賢愚同滯焉帝即位首用祐甫薦舉惟其人不知
 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負莫不謂允帝
 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

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字
帝以為然

宋趙普事太祖為相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帝意不
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白又奏之帝怒取其奏壞裂
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帝悟用
果繼

魯宗道嘗言於真宗曰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
今除一守難資材低下而考之應格則
故天下親臣

夫漢

吏部流下金

狀多釐正之悉竭科備無下人便之

銓格煩察

呂夷簡仁時當國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
任遷命賜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
帝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名种故事夷簡為帝
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遷爵之以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
其能遷擢未晚帝然之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
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王曾仁宗時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進退士
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
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然使誰
歸仲淹服其言

杜衍仁宗時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
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多受賅出縮為茲行既視事
較吏上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
明日冷諸吏無得干官坐曹廳行文書
奪由是

名動

無公判尚書

主武選神宗

本無文武

唐制吏

選兵部

慶頌言唐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

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

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頌前後掌四選五年吏不
以逞而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陳俊卿孝宗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俊卿以用
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顯退抑奔競或才可
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
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

其才堪相帝乃召允文為右相以欽卿為左相
 元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於仁宗
 勅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
 思明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選故寧
 肯獲戾不忍隨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
 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
 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考課

江預為河南

心不入

課奏之武帝曰

陟

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
 官方愈偽魏氏考課

虛代不

統簡俾之

盡物理神而明之

入而任法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
 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案其六
 舉者超擢六歲慶劣舉者奏免優多少者敘劣多
 少者左遷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王者固
 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
 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
 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唐盧承慶負觀初為民部侍郎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

選嘗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溫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敬焉考中上一時稱之

趙宗儒德宗時為司勳員外郎領考功事自至德後其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侶降考中中凡人書

五十人上善之進考功郎中
番德驥以關吏
校京朝官將秩滿
可比轉運使不能徧
候對於是下之賢

五倫書卷之二

臣道

御寶 善行

薦舉

周樊榘仲事宣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榘仲
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于所問不犯所
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官

列國齊管仲用鮑叔牙之薦為相因言於桓公曰墾田大
邑辟土生粟盡地之利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太田登
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太行登入晏

出犯顏進諫以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
請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
為大理君若欲理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
則夷吾在此於是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而以管仲任
國事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以霸管仲之力也及
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至於大病則寡人惡
乎屬國仲曰公曰鮑叔牙可仲曰不可其為
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一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使心理國上日鈞子君下且逆乎民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多已則隰朋其為人上也忘而下不叛愧
其不若若黃帝而哀不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
分人謂之賢人未有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
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問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隰朋可然則管仲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
朋也不得不厚
晉咎犯事文公公問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問可為守者非問
臣之讎也子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
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
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祁奚為大夫請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
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唯非問讎也晉君遂舉
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
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
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

趙武為晉大夫喜薦賢叔向稱之曰趙武之為人也不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
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
皆就賓位是

解狐與荀

對曰荆

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
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

賢不避仇讎

為守

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

楚令尹虞丘子復謂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
治獄訟不息慶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
尸位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
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
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
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
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
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
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畝曰國老以叔敖

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王法叔教執而戮之虞丘子喜
 人見於王曰臣言叔教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
 施刑戮而不斂郁詭切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魏李克事文侯文侯且置相召克問曰寡人將置相魏
 成與翟璜孰可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克出過璜璜問曰吾
 聞君召上相果孰為之克曰魏成璜作色不悅曰璜何
 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璜所任也計事內史璜所任也
 王欲攻中山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
 其子吾進為憂吾進西門豹璜何能

於魏成京曰不如魏成魏成食米千鍾什九居外是以
 東得卜子夏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
 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璜遂然而慙曰璜失對於先生請
 自脩然後學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
 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
 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入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
 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长棄其所短故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
 此不可使聞於隣國於是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秦百里奚為大夫嘗告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
賢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救臣臣因
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
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欲用臣蹇叔止之臣去得不
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誠貪利祿爵且
留用其言得脫不用及於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
入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漢蕭何從漢王之南鄭韓信初歸漢王未之奇信恐不能
用遂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二日乃還王謂何
曰君亡何也何曰臣死且不避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
小人也臣死且不避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小人也

士無雙王必

無可與計者

信為大將軍

魏無知事漢王陸

自楚亡歸漢因無知求見王乃拜

平為都尉或讒平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況

平嘗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平反覆亂臣也

願王察之王疑之名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

大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

國家事耳王乃拜平為護軍中尉諸將乃不敢復言

田叔為漢中守文帝初立名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

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帝曰

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
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入平叔叩頭曰夫賈高
等謀天子下明詔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
斃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
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
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
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
帝賢孟舒復名為雲中守

吳公為河南守聞名
名至門下
徵以為
人賈誼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
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名

以為博

大中大夫

暴勝之武帝

御史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

事誅二千石以下廢之過被陽欲斬令王訢訢已解衣
出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訢
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力勝之
壯其言賈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
輔都尉守右扶風勝之東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因言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
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
為青州刺史

王鳳成帝時為大將軍以執金吾辛慶忌坐事左遷酒
泉太守鳳薦之曰慶忌前在張掖酒泉兩郡著功迹徵
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尚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
事明畧威重任國柱石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帝乃
復徵慶忌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谷文成帝時為尚書薦薛宣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
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私黨遊說之助臣恐陛
下忽於羊羔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
陳宣行能唯由察帝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陳寵和帝時
避莫也

舉王煥為功曹當職割斷不
司農帝問曰在郡何以為

理寵頓

拾遺補闕臣

王煥以簡賢選能主簿鐘顯
而巳帝大悅煥顯由此顯名

虞詡順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
於帝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
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官必有佳
彌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左雄為尚書令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
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
以此刻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
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雄曰進君適所以
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

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焉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公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陳蕃胡廣事桓帝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右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冀宣盛美增光日月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鍾皓桓帝時敬異寔

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德行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

太守問計

計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

用寔聞之曰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田歆為河南尹歆甥王謐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得一名士以報國家時洛陽种暉為縣門下史明日謐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謐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名暉於庭辯結職事暉辭對有序歆甚知之遂舉孝廉

蜀諸葛亮留軍漢中叅軍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琬托志忠雅當與吳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

卒後主以玳為尚書令。○初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
治免官。吳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
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亮亦言之。於先主名
見與語。大器之乃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

魏桓範文帝時為羽林左監。薦尚書徐宣曰。宣體忠厚
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社稷
之節。今僕射缺。宜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
以宣為右僕射。

盧毓明帝時為吏部尚書。帝問誰可為司徒者。對曰。敦
篤至行則太中。
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
貞固純。以暨為司徒。

吳呂蒙稱

意思深長才堪

若用之當令外自離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名遜

拜偏將軍右部都督代蒙

晉山濤武帝時掌選。摛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請居

私門。濤啟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摛紹賢侔。卻

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

丞何。但即也。遂徵為秘書丞。

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

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名器宜

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

可代卿者蒙對曰陸孫

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

若用之當令外自離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名遜

拜偏將軍右部都督代蒙

晉山濤武帝時掌選。摛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請居

私門。濤啟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摛紹賢侔。卻

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

丞何。但即也。遂徵為秘書丞。

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

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名器宜

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

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在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以為襄陽太守謝安武帝太元二年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南陳徐陵宣帝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固辭而推周弘正王勵張種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相府史張種帝幼賢戚若選賢舊

悉彼風俗將累

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

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昔人言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李綱為太子洗馬顏師古少博覽精學善屬文綱薦之授

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尉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鷄焉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唐房玄齡太宗為秦王時即授府記室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各杜如晦王佐才也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幙府從征代常帷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才之

婁師德嘗薦狄仁傑於武后及仁傑與師德同輔政數擠令外使后覺

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也嘗同僚未聞知人也

后曰朕用

入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

歎曰婁公感德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狄仁傑

事武后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

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武后曰欲為將相仁傑對曰文

學縑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

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后擢柬之

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

武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

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

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

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

為國非為私也

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張嘉貞對時嘉貞自平卿尉免歸人莫知者循憲名與相見咨以使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奏又出意外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已官讓與之武后曰卿能讓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奏對侃侃后異之遂拜監察御史

蘇良嗣高宗時為淮州長史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良嗣器之永
淮州司兵參軍良嗣嘗謂安石曰太才

外郎遷并州

劉憲為太僕少卿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

在東宮雅意文史憲居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嘗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頗納

張說喜推藉後進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始知集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名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張嘉貞玄宗時為相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

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音與
 裴均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
 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
 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
 它選任固不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
 無佞人

韋慶厚為學士敬宗嘗羞惋歎宰相非其人使見賊熾
 肆慶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于諸
 侯息兵裴度元武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決必
 使我虜畏管仲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合而
 聽之則聖之本非之本非行陛下行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

曹本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願牧不
 能用也帝感悟謂度度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
 謂何慶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兼平章事

宋范質為宰相奏太祖曰臣聞為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
 佐天子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道
 經事霸府歷歲滋久觀其公忠誠堪毗倚乞授以台司
 俾申才用帝嘉納遂大用之

賈黃中太宗時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素重呂端為次屬
 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帝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參
 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皆
 賢之

呂蒙正真宗時為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邪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無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用之果無職常以一夾袋自隨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以人才容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耳後致政居洛帝祀汾陰回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臣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夷簡遂至大用王旦為相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薦引人

未嘗知故叅知政事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不知其所止帝命至中書問且然後人知行簡且所薦也且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及病求罷入見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之且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以為大臣者十餘人且久疾不愈帝命肩輿入禁中掖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帝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帝曰試以知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憮然

有問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不知日薨
歲餘帝卒用準為相

畢士安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
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
器乃可居其位臣材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冠準兼資忠
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
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
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
休德涵養安伏而西北跳梁為邊患若準者正所宜用
也帝曰然

張詠守金陵

真宗嚴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

使沿路來曾見何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
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詠曰何以言之
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
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場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
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善矣天
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
亦為閣門祗候皆彌能吏

王曾當國屢薦呂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曾奏曰臣
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
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

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曾
日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
晏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
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
至於臺閣一時之賢多殊所薦也

韓琦在相位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
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及罷琦亦問
孰可以為執政者琦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節帝遂
用為樞密副使既而別排毀絳者帝曰韓琦之能惟薦
此人朕豈可違人屢辭不納而帝不用他日韓琦之
韓愈唐文公也天下名公相而竟不用使

必有

歐陽伯今

而陛下不知臣

必及國不

也

陛下何惜不一試

天下後世也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

日聞

君未嘗與一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抃答曰昔

主

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皆以風力利於天下

抃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轉政惟薦一臺官無愧

耳

范仲淹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次公而陰薦
韓億可用仲淹既貶仁宗以諭億億曰若仲淹舉臣以
次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實以來未

嘗交託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呂公著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殿帝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公著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帝再三問之公著遂引陳堯佐曰陛下欲用莫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在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深然之遂大拜

富弼神宗時

同下侍郎同平章事

女石

用事雅不

能爭多稱疾

上

帝將

帝

疾

良

曰

蘇軾元

錢詒其學術淵源

素議論剋正器識立為德行追蹤於古人文音元粹於

當世乃擢為秘書省校書郎

司馬光哲宗時拜相嘗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曰

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曰足

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

相薦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呂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

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

去竊謂無憚詔以為崇政殿說書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謂司馬光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

尤好光曰他已脩史朝廷自擢用矣願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光問何故荅曰願自度之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中人主之意其後除淳夫侍講

張浚高宗朝與趙鼎共政多所推引從臣朝列皆一時望人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劉珙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趙鼎自江西制置使入為參知政事高宗諮以世人才鼎曰臣所知者深博廉正守道之士冠冕使部負

外郎

史浩孝宗朝拜相喜薦人材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浩帝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儀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

初

元寶默世祖時初拜命名奏對皆稱旨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名用之崔斌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帝幸上

都嘗名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在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及公議有所惑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怒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

王慶之至元中為淮東按察副使按行至海寧州時臧夢鮮知州事剛直廉慎而學問淵奧在官門無私謁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鮮才德廉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夢鮮廉能抗章薦之後察官至廉訪使為元

哈散相仁宗職帝不克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請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思明居官勤政帝即日名思明拜中書叅知政事未幾陞左丞

月赤察兒順帝至元初為宣徽使時朝廷以湖廣行省西連諸番南接交趾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人稠思得賢方伯往撫安之月赤察兒舉哈刺哈孫以為行省平章事凡八年威德交孚洽于海外及入為丞相天下稱賢世以月赤察兒為知人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臣道

御寶 善行

守法

漢張釋之文帝時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
 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
 信於民也且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

高廟坐前王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如其法乎帝許之

何並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贓千金並初赴任過鮮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時陽翟輕俠趙季季欵以氣力漁食閭里蒙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勅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一平初歲所犯數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

令汙民間

其頭以謝百姓

如

其命郡以滌靜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令收遵王薄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敬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貫之以為刺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貸也

趙熹光武以為平林侯相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兼并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所欲言

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喜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遷喜平原太守

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盜延收考

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

武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

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

之臣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

大呼稱枉陛下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

成曰汝犯王法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成怒是

外戚斂是敢

樊儵明帝

燕侯時廣陵

有

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任隗雜理其獄奏請誅荆

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邛儵

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

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儵益

以此知名

蘇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

部欲按其姦贓乃為設酒甚權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桓典靈帝光和中拜待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嘗乘驄馬

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三國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以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源懷世宗時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彙集乃是與故人飲也坐非增獄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

檢鎮將

以對懷遂表

崔光韶時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賊部尚書李神儁傳中李或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奉法不回如此

隋趙綽高祖時與辛實同為刑部侍郎實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實而不自惜命左僕射高頰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實至朝堂解衣帝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

帝釋而勞勉之時禁行惡錢有一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啜羹者孰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待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乃止

源師少有識焉心以吏事自許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王師私令衛士出帝付大理而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曰若

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典脫

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李素立高祖時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帝每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之戴胄太宗時為大理少卿帝以選人多詐冒陰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今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長孫無忌嘗以被召不辭佩力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

德壽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當死無忌贖曹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者凡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太宗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壽固執太宗將可曹駭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罪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李乾祐太宗時為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復門卒帝欲斬之乾祐曰法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遂免死

劉臧器

劉臧器

臧器

妾藏器竊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劫再曰法為天下縣術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請陛下從之臣公効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道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狄仁傑高宗時為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相罪當免帝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

相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權懷恩高宗時以陰累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羅為帝
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造見之退杖四十帝嗟
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詔曰寧飲
三斗塵莫逢權懷恩

馬懷素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魏元忠與之構
謫嶺表太僕崔貞慎等祖道易之使人告貞慎與元
忠謀反詔懷素等促迫懷素不從曰貞慎錢流
人當得罪以為謀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等尸
下漢不為元忠乘越比且陛下操生殺
乘自當
惟知守陛下法耳
等乃

得免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淫屠為首
詛誑不道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
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哉
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右意解得不誅

蘇瓌中宗時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
妖幻位秘書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瓌捕
擊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皇后出禁中有詔
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
瓌長者用刑不在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
州

李元紘睿宗時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負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中宗時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聲答曰今復多明辟王宜以疾就第安坐璟朝政獨不見祿產事平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官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猶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韋月將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罪

不務進趨

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羨

以罪

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女請先見洽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羨王帝不許休固諍曰罪細且不容臣猶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

公能奪

復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名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邪寧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

以擷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柳渾德宗時判門下省王工為帝作帶誤鑿一鈐工不敢聞私市他王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服乘常是工不死

薛存誠憲宗時御史中丞時浮屠鑿虛者自負元中關通黃裳家逮捕下獄存誠窮効進更保救於帝帝有怒未之

詔使詣臺曰朕頃此囚面詰也

存誠奏曰臣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不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鑿虛卒抵罪

柳公綽憲宗時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也乃輕陛下法耳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

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意乃解許子孟容憲宗時為京兆尹時神策軍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百萬滿三歲不肯償子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帝命付本軍治之子孟容繫不遣奏曰臣職司鞫

戴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以其守
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韋子澳宣宗特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

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數狀且言

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擢臣尹京邑安可使

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彈指乃免

宋趙普太宗時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帝驕恣不法

居慶服御僭乘輿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

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

法可惜此一堅子何足惜哉帝乃聽之賜死商州

錢若水為相密副使時密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

有隙欲陷之罪乃運司期八月出塞今

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

而復檄之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

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具太宗怒令中

使乘驛馳取盧之翰等三人首若水爭請先推驗有

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為若水猶

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

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之曰朕以爾為賢乃不才

如是耶對曰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二轉運使雖

有罪天下何由知之翰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

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

名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屢不入塞事皆虛誕繼
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以
外戚未更赦復官齊明日入奏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
又丞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
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從之乃抵齊雄
劉敞仁宗時糾察在京刑獄管卒桑達等解闕指斥乘
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
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鞠欲皆不問問敞
奏請下詔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乃詔
一、庶著為令

范純仁英宗時為知樞密身具有牧地初不

馬以踐民穢純仁捕而杖之王者怒曰天子宿

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用

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

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苗時中為潞州司法參軍時郡守欲入

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

而聽之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金李仲畧世宗時知大興府事統石烈執中坐賊帝命

畧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帝頗然之仲畧奏曰

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

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狠愎慢王虐下
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遂寘于法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

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復率十餘人乘馬入

省大呼幾於罵詈即中移刺忠白之仲德怒專仗之

六十帝諭之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

乃爾仲德曰將帥之職小犯則決不犯

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

雖陽之禍豈獨官文之罪乎

易前章 交克厥

及長常

乎禮不可

失其次撒蠻怒其

詢知其故釋其罪撒

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

趙壁憲宗時為河南經畧使河南劉萬戶貪

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其黨董三薄尤特

為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二十餘人壁至按其罪立斬

盡還民女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壁相勞苦且酌酒賀

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王薄此

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劉屏氣不復敢出
 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錄囚河東有撤都刺者以足踞
 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枯槁後人
 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乃寘之死
 震肅

國朝朱友文洪武三年為天策衛知事

州元將王呆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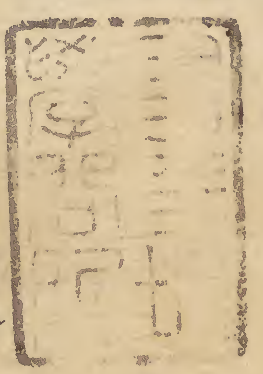
我千口

鮮温執

悟杖祐

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入以莫
 閑論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賞
 五匹

餘遂賜緡



五倫書

長道卷三

三

